

央视跟拍名校毕业生找工作： 老家工资 6000 有点低

据央视新闻微信号 12 日报道，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 795 万，比 2016 年又多出 30 万。面对就业市场的竞争，应届毕业生们如何求职？企业又如何挑选人才？

央视新闻记者跟随几位来自南京大学的毕业生，记录了他们真实的求职故事——

姓名: 崔龙龙
专业: 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三年级
应聘职位: 中学历史老师

他叫崔龙龙，今年 23 岁，安徽蚌埠人。当初在考大学的时候，他就知道历史专业的就业前景有可能并不乐观，但因为自己从小对历史就有浓厚的兴趣，他还是选了这个专业。

这次他要去应聘一所外语中学的高中历史老师，在他看来，这是一份稳定且收入不错的工作，期待已久。当天共有 16 个人来参加高中历史老师的面试，其中 3 名本科学历，12 名硕士研究生，还有 1 名博士研究生。而近半数是有工作经验的历史老师，但是录取的名额只有一个。

这次面试的形式是历史课试讲，上课的时间 8 到 10 分钟，现场给出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去试讲的路上，崔龙龙就想好了讲课的形式——以唱国际歌为切入点，讲授马克思主义。

然而，开讲以后，或许是由于紧张，崔龙龙把试讲的主题误写成了马克思的诞生，试讲结束后，面试官提了两个问题就已经到中午，崔龙龙到食堂吃了点午餐，到了下午，试讲的结果出来——崔龙龙没有入选。面试官说，崔龙龙看起来紧张，知识的把握能力、语言表述都有一些问题。

父母在这件事上也帮不上忙，接下来的事还得靠他自己。在和父母短暂团聚之后，崔龙龙回到了学校，总结经验的同时，他又开始寻找其它的工作机会。

两个名校毕业生都市里开办木工坊 一边听爵士乐一边打磨木头 让人体验慢生活方式

在沙河口区连山街上，有一个木工坊，两位老板都是 90 后，毕业于知名大学，和传统的工匠不同，这两位工匠创作目的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生活，走进这个以“静下来”和“慢一点”为主要“疗效”的木工坊，如同走进了“城市森林”。

创业 用创意让木头“活”起来

吕德轩和张力文分别毕业于同济大学和中央美院，大学期间都学过木工技能，小吕毕业后曾在上海打拼两年，从事建筑设计有关的行业。“一个月加班 120 个小时，完全以顾客的满意与否作为唯一评价，实际上很多作品我并不满意。”小吕说，因为厌倦这种枯燥的工作，他决定自己创业——开办木工坊。

去年毕业的张力文是吕德轩的发小，碰巧学的也是建筑学。“在欧洲做交流生的时候，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课题，用木材以 1 比 10 的比例搭建一个塔，操作时我发现自己对木工有感觉，有兴趣，就和他一起做这个了。

原料 木材厂捡来两大卡车废料

这个上下两层约 100 平方米的木工坊，里面有木工机器、砂光机、车床、台钻、曲线锯等专业木工工具。小吕介绍，这几面颇具风格的实木墙是两人亲自钉的，而且材料没花一分钱。“我就问工人这些废料怎么卖，他们说 50 元一袋，看我要的不多，就让我免费捡，结

姓名: 覃琦
专业: 南京大学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四年级
应聘职位: 航空公司管培生

21 岁的覃琦是广西柳州人，在大学的前三年，她给自己制订的人生规划是走学术道路，但临近毕业，她的想法改变了：因为自己本专业就业面窄，她采取了“海投”的策略，共发出近百份求职申请，多次参加面试，也不止一次尝到了被拒绝的滋味，但一番“身经百战”下来，覃琦觉得自己已经懂得了不少“套路”。

覃琦的求职目标是希望自己能够找一家总部设在上海的大企业。这次，她将乘坐高铁去上海参加航空公司管培生面试，这是她为了求职第 5 次前往上海。她应聘的岗位可以称得上是千里挑一，这家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他们招聘人数是 14 人，有上万人应聘。

覃琦参加的是小组讨论，任务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达成一致并做出决策。但是第一个各自陈述观点的环节结束后，覃琦却与其他两位同学出现了分歧，最终，她考虑到首要的目的就是要把主题确定下来，在后面的讨论中，她暂时保留了自己的想法，加入了他们的讨论。这场小组讨论面试持续了几个小时后，面试结束后，覃琦马不停蹄搭乘高铁回到南京的学校，自求职以来不停地奔波让她已经练就了在任何交通工具上都能睡着，并且不错过站的本领。

因为对这个工作充满了期待，覃琦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天，傍晚的时候，她接到了通知：被淘汰了。公司面试官说，虽然覃琦很聪明，但是没能想好办法说服队友、让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覃琦：尽管是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但是真正把你给淘汰的时候，你还是觉得，心里还是有一点不太舒服，不过过一会儿就好了。大概调整一下就好了，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被拒绝走过来的。

果我就捡了两大卡车。”去年 12 月份，木工坊开业了，人们可以在这里体验木工，学习木工系统课程，私人定制物件。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小吕和小张会把客人剩下的小块木材收起来，“这些碎木材还可以做戒指、吊坠。”小张说。

见证 这里发生了不少暖心故事

运营两个月来，木工坊的客人不少，小张和小吕还是会挤出时间制作木器。“我特别喜欢放点爵士乐，一个人一点一点打磨木头的感觉。”小吕说，木工坊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让人体验慢生活方式。小吕告诉记者，这间工

姓名: 王超强
专业: 南京大学材料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三年级
应聘职位: 家乡企业

王超强今年 24 岁，家在江西宜春，王超强学的是材料专业，他很想找一份专业对口的技术研发工作，王超强曾对自己的专业满腔热情，在实验室里投入了大把的青春时光。眼下让王超强有些举棋不定的是毕业后是回家乡还是留在大城市。这次他要回江西老家，参加一个家乡企业的面试。

坐了一整夜的慢车，王超强终于到站了，这个时间比预定时间晚了近两个小时。王超强赶紧在火车站门口快餐店点了一碗米粉，在快餐店卫生间换上西服领带就风风火火地去面试了。

这天是星期六，企业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在等待着王超强。经过简单的自我介绍，面试官对于王超强的表现还算满意。王超强有点幸运，这家企业正面临新业务的开拓亟需大量人才。但最后，面试官还是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有没有考虑清楚回家乡？愿不愿意从事这样的工作？看不看中待遇？有没有女朋友？

面试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随后，王超强参观了企业的实验室。王超强对自己的表现还算满意，但每个月 6000 元的工资，让他觉得有点低。回到家，父母劝他说，工资少点不是问题，离家近，大城市赚工资，但消费更高、上班路远，不如在家乡工作的性价比高。到底去不去这家企业，目前王超强自己也还没有答案。

现在，校园招聘的旺季已经过半，应届毕业生们各自有着各自的喜悦和失落，有人可能收获颇丰，有人可能还在寻觅，也有人并没有参加求职的大军，或选择继续深造或开始自己创业，希望每一位学子，都能在社会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在毕业季，你的求职经历怎么样？或者说你当年毕业的时候，找工作的过程中有什么遭遇？请留言与我们分享。/ 央视

孩子高考 上半年爸妈辞职

六个家长各有分工陪备考

春节过去之后，摆在很多学生和家前面前的问题随之而来，这就是一年一度的中高考。虽然现在离大考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记者在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采访时了解到，因为考前焦虑而来咨询的患者已经出现并逐渐增多。

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心理科主任王永柏告诉记者，来做咨询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有家长陪同。观察发现，学生出现焦虑绝非偶然现象。它背后往往有家长焦虑的影子。而且，有些家长的焦虑要比孩子严重。对于这样的家庭，治孩子先得治家长，治家长就是治孩子。

王永柏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个家庭：在孩子高考之前的半年，爸爸、妈妈全都辞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从外地赶到沈阳租房住，六个家长不工作，全力以赴帮孩子备考。

六个人各有分工。母亲和姥姥负责孩子的饮食搭配，爸爸负责辅导孩子功课，奶奶负责到处寻找并购买能够健脑、补脑的保健品，爷爷和姥爷专门负责到书店寻找好的教辅材料。

有一次，奶奶甚至来到医院，想购买氧气包，让孙子在学习时能吸氧缓解疲乏。如此兴师动众并没有换来理想的结果。后来，这名考生高考发挥不好，分数线只够三本学校，无奈选择了复读。

专家解读：面对即将大考的孩子，家长越轻松自然，孩子的心态越好。上述家庭表面看为了孩子齐心协力，实际上营造了紧张氛围，孩子压力更大。

/ 沈阳晚报

浙江舟山 2000 条学生信息泄露

几乎覆盖全辖区学校

房产推销、教育培训、理财投资这样的骚扰电话或信息，大家或多或少接到过吧。近日，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定海分局稽查大队的执法人员，在查处这些教育培训机构时，搜出了大量触目惊心的个人信息，然后，在海量信息中，这位执法人员居然还意外发现了自家孩子的信息……

据杜副队长介绍，有市民向他们举报经常会接到一些教育培训机构的电话，询问孩子是否需要辅导，吃惊之余，他们怀疑自己的信息被严重泄露。

在接到举报后，执法人员采取了突击行动，在定海城区一家沿街商铺的四楼，执法人员先在外面回拨了投诉人提供的骚扰号码，听到里面电话铃声响起，就立马冲了进去。

进去一看，房间内五六个人每个人面前都有一部电话，正在紧张“工作着”。在翻阅他们桌上的登记本时，其中一位执法人员居然还发现了自己孩子的信息，而且非常完备，这让他十分震惊。

在登记本上可以看到，每打一个电话，家长是怎么回复的，这些都有记录。执法人员说，他们每天从早上开始打电话直到晚上，之后会根据家长的反馈，做有针对性的课程推销。

同时，执法人员查获的个人信息资料多达 2160 条，但对于信息的来源，培训机构的负责人称，有些是在校门口发传单时，家长自己的填写的，其他的从别人那里购买的，具体来源并不清楚。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其罚款 20000 元，并责令整改。由于市场监管部门并非公安部门，培训机构负责人不愿意说清楚信息来源，但执法人员判断，这些信息基本是购买的。

据执法人员介绍，我们的个人信息最集中的多数是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个人信息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共服务等部门，但是由于信息渠道多样，确定信息的源头还很难。/ 央视